

访古

南海博物馆远景看来像一艘船，取义“丝路逐浪，南海之舟”。

博物馆内庭多建得高阔深邃，入得其内，有种空茫感，觉出小我之微。那种小来自空间的对比，也来自时间的压迫。

见到了很多瓷器，心想它们躺在海里，或深或浅的海水日夜浸泡着，过了上千年，过了几百年，时间与海水一起给了它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况味。出水包浆与出土包浆完全不同。

元青花是传奇里的善本，烧造时间不长，留存于世的更少。元青花纹饰构图丰满，层次多而不乱。那些完整精美的青花瓷瓶当然美艳不可方物，但给人触动不深，格外触目惊心的是一堆元青花瓷片。依稀可见的璀璨灿烂，在一个风高浪大的雨天沉入了南海。更残酷的是一船好男儿，他们的呐喊被浪头打去，微弱得仿佛蚂蚁。有人在掌舵，有人在祈祷，有人惊慌失措，有人心冷似铁，但我知道，不过片刻工夫，一艘船就被打碎了，一船人卷进了风浪里尸骨无存，只有一堆瓷片见证那些过往。

水下文物与土里文物不同，不敢深究，不能深究，每件器物背后都是惨绝人寰的海难，风吹浪打去，了无一人还。那些望海的老人，女人，还有孩子，他们是父母妻儿，再也等不到扬帆归来的那个人。

每见古物，总能让人心收起来，低下去，油然多了正心诚意。海捞古物除此之外，还让人难过，为生命的无常而难过。

博物馆里有两个展览：

南方有佳木——海南黄花梨沉香体验展。

故宫·故乡·故事——故宫博物院藏黄花梨沉香文物展。

海南的黄花梨、沉香历代为人所重，在岛上承天养地护，享雨露恩泽，各成其材。它们走出海南山里，一路辗转到了匠人之手，再远行至京城，入住帝王家。风风雨雨，古物无恙。不禁想起书上读过的情节。某户人家男子，行旅游学，步履开阔、人气健旺，遭来多方嫉恨，不时有秽言凶讯传回故地。家人塞耳还有杂音，闭目魔魔依旧在前，久而久之，以为那人早已烟灭旷野，虽难过揪心，只得狠狠割舍，弃绝记忆，每日言语都避开谈论那个未归的人。岂料某年某日黄昏，屋外步履纷沓，笑语欢腾。家人窥之门缝，只见当年远行的男子，器宇轩昂，从者如流，浩荡肃穆，恭立门外。家人急忙开门相拥，拭泪相问，才知道这么多多年他浪迹宇内，周济天下，一路伤痕斑斑，而身心犹健。家人烧水为沐，煮米为食，裁布为衣，整榻为憩……

这些黄花梨，这些沉香就是那户人家的男子啊。漂泊了几百年，终于回来了。

一些水下文物让人想起以前看过的欧美小说的插图，也想起波涛、船舶速写或版画、油画、水彩与摄影，还想起南粤风情的旧照片与连环画。不同的是，那是在纸上，不如博物馆里活生生来得真实。

有幸见到几枚高古器。其中有三枚玉璧，皆为两千多年前的旧物。玉璧内外边棱皆凸起，两面皆有凸浮雕满饰纹，纹饰不同，有谷纹，有勾连云纹，有蒲纹，琢工精细，两面纹饰相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镛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同。一枚周身遍布黄、褐、白三色土沁，一枚石化严重，原本的玉质被遮盖，璧身有断粘痕迹，一枚玉璧品相如新，玻璃光依旧透亮。

另见得一件三叉器，形状如山，下端圆弧，上端分叉，中间略短，左右平齐，整体黄白色，正面是稍有弧凸的平整面，阴刻兽面纹，浅刻工艺细腻精湛，令人叹服先民技艺。还见青玉素面圭，腰身狭长，方首平端，一端有锋，触手犹有利刃感。圭多为古人朝聘、祭祀、丧葬时所用的玉制礼器。

最珍贵的是汉鎏金铜钹镶玉镯，外表饰勾连谷纹，侧附铜耳，直口，短把，带盖。盖有花瓣状钮，掀开看看，杯体通直圆筒，底座下有四鸟足，底面有同心弦纹及勾连谷纹。高古纹饰里最喜欢谷纹，像刚发芽的种子，粒粒饱满，寓意极好，有丰收的期盼。前些年请玉器行新制了一枚和田玉谷纹璧，戴了很久，女儿喜欢，挂在脖子上，至今日夜不离。

得见宝物，好福气。好福气在大饱眼福，有人存得《蹇鹤铭》拓本，兴致大好，说眼福足补腰膝疲。眼福比口福格高，也不尽然。近来吃得几回烧白菜，松、软、脆、嫩，有春阳、夏露、秋水、冬霜风味。

馆长辛礼学先生是皖人，其名有儒家气，经师气，谈古极好，深入浅出，仿佛听旧人话本。很久没有看话本了，前几天在友人家见影印明刻本《拍案惊奇》，勾起旧事，那本书是我少年时候的玩伴。



晚上，汪曾祺喝得烂醉坐在路边，沈从文从外面回来路过此处，以为是一个生了病的难民，走近一看才发现是汪曾祺，赶紧和两个同学将他扶到自己的教工宿舍，灌了好些浓茶汪曾祺才醒过来。

汪曾祺从小对茨菇并无好感，主要是因为它味道有点苦。后来在北京，某年春节后的一天，他去沈老师家拜年，留下吃饭，师母张兆和炒了一盘茨菇肉片。沈从文吃了两片茨菇，称赞道：“这个好！格比土豆高。”这句话显示了沈氏语言的风格。沈从文是对什么事物都讲“格”，包括茨菇、土豆。汪曾祺承认老师的话是对的，而且这个“格”字显示出一番高雅的意味。

1970年代后期，沈从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，并着手编著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。其研究范围起自殷商迄于清朝，对三四千年间各个朝代的服饰进行了抉微钩沉，全书计有700幅图，25万字。编著工作极其繁琐而艰难，幸而有两位得力助手相帮，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王亚蓉即其中之一。王亚蓉和汪曾祺家相隔一条马路。有一次，沈从文来找王亚蓉查找资料，先到汪家看看自己的昔日弟子。汪曾祺请老师先去办事，过一会儿来吃饭。那天，汪曾祺做了一只烧羊腿，还煮了一条鱼。回家后，沈从文一再向张兆和称道：“真好吃！”其实汪曾祺在文坛是出了名的食客，不仅吃多识广，而且下厨做菜也是很有一手的。

沈从文与汪曾祺师生情深，他们之间的饮食往来肯定不少，上述几次见诸汪曾祺的回忆文章。虽然记述比较简略，却足以让人感到人世间的真诚、亲切和温暖。

◇人间小景

童子尿和蝎子酒

杨 杨

西北风那几天不知吃了啥，劲儿可真大。我眯着眼，抄着手，脚都不用抬，任由它推着我一路小跑。

天上如果有神仙路过，会把我当成一个蓝色的矮冬瓜吧？

都怪我妈。早上她起来做饭，说水缸上冻了，转身就从柜子里取出厚棉衣，硬逼着我穿上。

不愧是亲妈呀，做的棉袄厚得一把抓不住，胳膊都打不过弯儿。棉裤呢，扔到地上，裤筒都能立起来。

这一身棉铠甲，硬是把我裹成了一个大大冬瓜。我哥指着我笑，我警警他说，半截缸有啥资格笑话大冬瓜？

想到神仙，我抬头往天上看——《西游记》里的各路神仙，都不喜欢驾着云彩四处乱跑？

我也明白，世界上应该没有神仙的，怪都怪电视剧拍得太像真的了，十几集追下来，我越发不敢走夜路，生怕碰上个山妖树怪白骨精什么的。

我哥又笑，说妖怪稀罕的是唐僧，不是我这样的烧火丫头。我一想也是，可天一黑，我还是不敢出门。

大白天没啥可怕的。我抬头看看，一没看见云彩，二没瞧见神仙，竟看见一根绳子！

对，指头粗的麻绳，它就像一条软鞭，长着眼睛一般飞到我的头顶，还在空中打了个弯，落下来刚好缠住了我的脖子。

我什么都来不及想，只吐出一个短促的“啊”字，就被它带到了地上。

路上那块砖头，做梦也想不到会被我踩得翻了个身。

它倒是没啥，继续当它的绊脚石。我可就惨了！脚脖子？脚面？还是脚底板？

总之，我的左脚像是断了，让我尝到了骨肉分离的痛感，是如此剧烈猛烈激烈啊——

就算把带“烈”字的词再叠加几个，也不足以描述那天我崴脚的痛。至今，我都不知道那是几个级别的痛。

那一刻，我的眼泪、鼻涕、冷汗和哭喊声，集中在一瞬间爆发了。

让我受此无妄之灾的肇事者，是我们村的石头。

他见惹祸不小，一没想着扶我，二没想着安慰我，三没想着喊人来救我，反而像只受惊的兔子，箭一样逃逸了。



渔歌
李海波
摄

◇信笔扬尘

长江钓虾记

东河苇

蒸熟了，摊在水泥地上暴晒。晒干了的虾食，硬得跟石子一样。林勇说，这样可以在水里经久不化且有诱虾的油香味。

每到大潮和落潮时，港水相对平缓，就是钓江虾的好时机。在浅岸上，每隔一段距离下一口网，网底扣一两个虾食，下了一二十口网，等待二三十分钟，就可用带铅丝钩的竹竿依次起网，一只只活蹦乱跳的江虾就到手了，大伙儿就七手八脚往鱼篓子里拣，拣完了再把网子放下去，等会儿再依次起网，又到手一只只活蹦乱跳的江虾，几乎没有落空的时候。

每起一次网，我们挑大的拣，看不上眼的小虾米一概抛回江中去了。新鲜江虾剪去脚和须，加清水姜片略煮，只需少量盐，味极鲜美。有一回，母亲剥出虾仁来，同韭菜鸡蛋一起做了馅心包馄饨，我喊林勇来吃，他一连吃了三大碗，撑得肚子鼓鼓的，努着嘴回去了。隔天林勇的母亲过来，送了一些鱼干给我们，顺便问我母亲馄饨的做法，两家又吃了一次馄饨，但是没有虾仁，味道就差了一些。

钓虾比吃虾还快活，这是我们儿时的共识。那个暑假，在码头上，我们钓了很多虾子，也有螃蟹。螃蟹对半劈开，裹了面粉后油炸，味道照样很不錯。

服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其历史源远流长，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。每个历史时期的服饰都有其独特的风格与特点：大唐时期的妍丽华美，大宋时期的风流典雅，大明时期的庄严雅致……

斤三金

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、辉煌的时期，不仅在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上都有巨大成就，在服饰方面也展现出了独特的美感和精致的工艺。在唐诗里，我们常常能够找到关于服饰之美的描写，那些华丽绚烂的场景和细腻精致的文字，让人仿佛置身于唐朝盛世的繁华之中。

水一般清澈透明，如烟雾一般摇曳，甚至比云彩还要轻盈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过一首诗《绾发》，介绍他见到过的一种凌绢，诗中写道：“应似天台山上月，前，四十五尺瀑布泉。中有文章又奇绝，地铺白雪花簇雪。”诗中描绘了凌绢宛如天台山前明月之美，又仿佛是瀑布流下时的景象，整首诗以娓娓动听的优美韵律，赞美了织锦工艺的细腻和美丽。

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官廷文化发展最为繁荣和辉煌的时期之一，因此也有许多著名的宫廷美人。这些宫廷美人各自拥有美丽的容貌和独特的才能，对唐代宫廷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同时，她们的故事也成为文人雅士们的创作题材，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和诗篇。正如杜牧在《宫词》中写道：“蝉翼轻纱傅体红，玉肤如醉向春风。深宫锁闭犹疑惑，更取丹沙试辟宫。”诗中描述了一位宫廷美人的容貌。她的皮肤白皙如玉，透过轻薄的纱纱衣裳，可以看到她红润的身体。她如同醉倒在春风之中，展现出迷人的姿态。然而，她却被深宫所禁闭，无法自由展露自己的美丽。整首诗通过对宫廷美女的描写，表达了她被禁闭所引发的遗憾和同情之情。

唐代诗人还常常通过对历史上著名美人的比拟，来烘托、渲染和表达自己对当代美女的赞美和称颂之情。正如万楚在《宫词》中写道：“西施漫道浣春纱，碧玉今时斗丽华。眉黛夺将萱草色，红裙妒杀石榴花。”这首诗以西施作比，烘托乐伎的容颜、服饰、歌声和舞蹈之美。

衣裳和装饰物在唐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，也是文化和审美的表现。通过描绘衣裳和装饰物，诗人可以展示人物的品位和审美观。如杜甫在《丽人行》中写道：“绣罗衣裳照暮春，蹙金孔雀银麒麟。头上何所有？翠微盍叶垂鬓唇。”这首诗形象地描述了这些装饰物如何垂落在主人公的额头、鬓角和嘴唇上，增加了她的魅力和美感。整体描绘了一个华丽、高雅的女子形象。

唐诗里的服饰之美可以说是华丽绚烂之极，体现了唐代社会的繁荣和辉煌。唐代的文人雅士们也注重自己的穿着和装饰，他们喜欢华丽而不失雅致的服饰，常常通过衣裳和装饰物，展现自己的品位和审美追求，从而使他们对服饰之美的描绘极尽华丽、细腻和优美的语言。诗人们通过对衣裳和装饰物的描绘，让人读唐诗时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魅力和辉煌的唐朝盛世中。

